明慧週報
●周口版● 第 14 期　2008 年 3 月 25 日

少年历难志不移

陈腾(左)，一位十九岁的山东少年，为了坚持信仰从十一岁就开始遭受迫害，十二岁被迫辍学、流离失所，度过了长达七年的流浪生活。他被关押过、被跟踪过，亲眼目睹姥姥被警察残忍的毒打，目睹妈妈一次一次被警察绑架……一直到十九岁被营救到了泰国，获得国际难民署保护，才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陈腾遭受了同龄人难以承受的身心煎熬，度过了凄苦悲惨的少年时代。尽管如此，陈腾一直无怨无悔，在跟妈妈流离失所中，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游》，表达了一个修炼人的胸襟与美好愿望。（见左图）

游

四海为家修炼人，
云游十方逍遥神。
顶天青松雪中立，
同庆同祝同颂春。

全家修炼 美好时光

我叫陈腾，原家住潍坊市潍城区十笏园小区。在我三岁时爸爸就与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孙小梅）、姥姥（周春梅）生活在一起。我的姥姥是山东省一位特级教师，但身体非常不好，遭受着十一种疾病的折磨。妈妈心情也不好，我的童年大部份时间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

1995 年，就在我七岁时，这一切发生了转变，我们全家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妈妈的心情舒畅了，姥姥的严重疾病也好了，我们的家庭有了欢声笑语，我这才真正体验到了幸福的滋味。可 1999 年 7 月后，就因为我们全家坚持“真、善、忍”的信仰，竟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99 年 7 月 20 日凌晨，我妈妈被潍坊公安绑架。我跟姥姥，小姨（孙小柏）在找寻妈妈时也被警察暴力拖上警车。姥姥的胳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我们被关在了一个体育馆里。这次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当时我十一岁。第二天早上，我看着一群恶警把家里砸得乱七八糟，还毒打谩骂姥姥。后来姥姥把我送到亲戚家。

一个月后，我日夜思念的妈妈终于回家了，可这时我却得到了姥姥和小姨双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从小跟着姥姥生活，姥姥是我最亲的亲人。那段痛苦的日子，就象是一场噩梦，使我精神恍惚，为了不让妈妈更伤心，我只能偷偷的哭泣。

最小的囚犯

99 年 10 月，妈妈再一次被单位的保安绑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惊恐的放声大哭，害怕妈妈会象姥姥一样，永远不再回来。那时看到同学的妈妈来接他们，他们幸福的牵着妈妈的手，我就会想起关在牢房里的妈妈……因为没有人照顾，我又每天都去单位要妈妈，结果他们把我和妈妈关在了一起，我成了一个最小的“囚犯”。关押我们的屋子很阴冷，窗户玻璃上都是厚厚的冰花，在零下十多度的天气里，我只穿着薄薄的单裤、单衣，没吃过一顿早饭。我和妈妈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了三个月。连看管我们的保安都说：如果把我这样关三个月，我早疯了。后来妈妈又经历了六次非法抓捕，饱受各种折磨，几次被迫害得生命垂危。我因为无人照顾，还经常受到警察的跟踪和骚扰，十二岁时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校园。2005 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

无怨无悔

经过七年的漂泊生活，曾经换过六十多个住处，家在我的印象中早已变的模糊不清了。看到同龄人在校园里享受着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父母的关怀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虽然也渴望这样的生活，但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和我们一家的选择，因为“真、善、忍”没有错，千千万万献出生命与正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捍卫真理与正义，为了唤醒人们的良知。妈妈、姥姥、小姨都是善良与坚强的人，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我高兴的看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觉醒，在共同抵制中共的迫害。相信重返家乡，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修炼的那一天不久就会到来。◇

天国乐团波士顿展风采

【明慧网】三月十六日在美国波士顿庆祝第一百零八届圣派翠克日，主办单位首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圣派翠克日游行。法轮功队伍由“法轮大法”横幅领队，分成三个方阵，「天国乐团」为首阵，上百名乐团成员身着正统的唐朝官服，排出整齐的方阵，奏出嘹亮的乐曲。前来观看游行的人数多达八十五万人。很多观众对「天国乐团」的表演叹为观止。◇

不踢人不骂人 警察就抓人

【明慧网】中共借“奥运”的名义在大陆加剧人权迫害，其手段令外界震惊。以下是来自黑龙江的消息。

黑龙江省七台河至宝清县的客运路途中有一个收费站，警察在那里把守。为了绑架法轮功学员，让地上躺一个人，用布把脸盖上，逼迫车上的乘客下来踢躺在地上的人两脚，还逼迫乘客骂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如果不踢也不骂，就认定此人是炼法轮功的（因为法轮功学员不骂人也不打人），就实施绑架。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宏伟镇大法弟子颜景柱，被宏伟镇派出所刘学军为首的五、六个人绑架到七台河市看守所，至今未放出。七台河市从今年三月四日至九日，已有大约三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

不一样的世界

▲中共对外打着“反对把奥运政治化”的幌子，对内却借机加剧人权迫害，使奥运沦为名副其实的“手铐奥

【明慧网】零八年北京奥运有一个很动听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然而事实是，大批中国公民因北京奥运被中共划入“不一样的世界”。

◆大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无辜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很多人经历这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被迫害致死。

◆上百万为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付出艰辛劳动的农民工被划入了另一个世界。作为农村人口，中国的农民工因为中共的歧视性户籍制度而低人一等，无权在自己付出劳动的城市定居、入学；奥运期间也不能在北京观光——除非他们能搞到县级以上批准的“进京证”；中共为了光鲜的奥运“面子”，早在二零零六年就解散了至少五十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河北、山西省缺水的农民们也被中共划入另一个世界。河北连续十一年干旱，零七年冬至今，已有五千万亩耕地大旱，二十五万人饮水困难；山西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 17%，本来就属于极度缺水地区。然而因为奥运，两省已经连续向北京大规模输水五次，并且还将在零八年向北京输水三亿立方米，为的是“将中心地区换上干净的环保面容，呈现给奥运游客”。

中国人期盼奥运能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屹立于世界；中共却极力借举办奥运让中国人跪下，为自己抹粉。中共制造“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人权”是对奥林匹克“公平、自由、宽容”精神的亵渎，是对中国公民的侮辱。中国人要想举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奥运，唯有抛弃中共。◇

法网恢恢恶人榜

（之四）

周口市恶人榜所列都是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在周口市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替恶党充当打手的恶人。编辑恶人榜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揭露共产邪党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腥镇压，从而唤醒人们良知、善念，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揭露恶人恶行（包括其单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震慑恶人，让其能够警醒，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法轮功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

周口沙南公安分局局长赵建设

赵建设（Zhao，Jianshe），男，年龄未知，周口沙南公安分局局长

赵建设曾于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任沈丘公安局政委。于二零零四年三月任周口沙南分局局长。

在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一九九九年，赵因配合恶党迫害无辜的大法弟子特别卖力，获得河南“全省斗争先进个人”称号。这个称号沾满沈丘大法弟子的鲜血，是一个极为可耻、可悲的称号。尤为可悲可耻的是，赵反而以此称号为荣，多次把这一犯罪标志作为资本，向世人炫耀。

在任周口沙南分局局长，以后的几年间，沙南有八名以上大法弟子被非法劫持、关押，其中顾学敏、胡新政被非法批捕，前者被“判三缓五”，后者也遭到非法审判。在赵之前，经川汇区（原周口市）公安之手对大法弟子报捕判刑尚无先例。

2007 年中秋节刚过，河南省周口市年近古稀的女大法学员顾学敏突然失踪。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周口沙南公安分局局长赵建设、国保大队长高峰与周口市、川汇区 610 勾结，周口川汇区法院直接作案，将顾学敏秘密抓捕，投进周口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天后，恶人们就把她送到新乡女子监狱加重迫害。

我们慈悲的劝告赵建设一类的“黑后台”们：不要以为你们的犯罪行为隐秘，别人不可能发现。要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水落石出终有时，侥幸心理存不得。

不要以为你们是奉命行事，制定政策的在“上边”，抓人打人的在下边。要知道，你们是迫害链条中的一个关键一环：江泽民与中共流氓集团是迫害指令的下达者，恶警狱卒是迫害罪恶的直接下手者，你们则是承上启下的“贯彻落实”者。就象被列为法西斯纳粹战犯的那些屠杀政策的执行者一样，同样会受到正义法庭的审判和严惩，不管时日长短，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